

汉字审美历程的诗性书写

——品读姜明散文《八千年的凝视》

□ 何世进(乐山)

器的铭文就知道了”。

作者的锐眼明目始终紧紧凝视着青铜器上的铭文,作者进行考古,“青铜器上篆刻之铭文,亦即金文,肇始于商代后期,西周早期,数百年间,蔚成风尚”。文章对金文与甲骨文作了对比研究,他认为“金文更简洁,造型丰美有致,从书法角度讲,金文线条遒劲,字形圆润丝滑,已有极高审美价值”。

另一位已故美学大师李泽厚认为“青铜饕餮”,他解说:“他们远不再是仰韶彩陶纹饰中的那些生动活泼愉快的形象……它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矜厉的美……它们之所以美……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的宗教情感、观念和理想。”在这里李泽厚先生重在对于汉字从甲骨文到金文历史变迁、审美特征的概括性描述。姜明《八千年的凝视》则放在对于成都博物馆里展出的有关古汉字文物样品的细腻而深入的品鉴,诸如“史墙盘”与“晋公盘”。其中对晋公盘作了饶有情趣的动态描画,“水流冲击作用下,小动物们都会翩翩起舞,浅洩一方铜盘,瞬间成为鸢飞鱼跃的春日胜景。晋公盘呈现了我国春秋时期青铜器的最高工艺水平”。文章也因此而臻于高、大、深的艺术意境。

文章精湛评述:“从甲骨文中走出来的金文,不再是单一的汉字,它们组词造句,腾挪跳跃,表意抒情,跌宕生姿,句式整齐,结构严谨……可以视为古代散文、诗歌的源头。”文章如行云流水般书写汉字变化发展的历程,段落如此明晰,评述也十分中肯,既有求真务实的学术风范,亦不乏吸摄人性的诗性特征。不愧为继田雁宁之后的大巴山文学新秀。

二

姜明对中华文化作出一个惊人的评判:“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工程是统一文字。”其颁布者是秦始皇,而实际施行者乃李斯。应该说,姜明对汉字的研究早有厚重的积累,只不过这次成都博物馆参观,寻找到了更为有力的实证。照说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书同文、车同轨早已是历代以来的共识,然而像姜明这样作出极高的评价却较稀罕。贵在姜明将秦始皇放在一个极为宏大的背景下,对汉字的统一作了精深的考察,文章称:“统一汉字,相当于建立整个国家的精神长城、精神都江堰……没有统一的文字,就没有统一的国家。即便国家短暂统一了,国家一定会迅速分裂。”文字,着重是汉字统一的重要性、迫切性,很少有像这篇文章作出透彻明晰而又精彩大胆的论断。

作者郑重地引出了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登基时的诏谕,用秦篆青铜铸造5行40字:“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意即明令全国各地统

一文字后又颁布统一度量衡。

文章强调说明小篆较大篆更加简洁流畅,更便于书写,统一汉字的根本目的在于确立唯一的书法规范。

在纵论秦始皇统一汉字的同时,不忘提及李斯为统一汉字作出的实绩,“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再论李斯书法,“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文章援引鲁迅这两句最具权威性的评断,作为强有力的佐证。

在叙说李斯为统一度量衡与统一汉字所作出不朽功绩时,特别标明李斯用小篆书写的《仓颉篇》以及尔后撰写的《峰山碑》成为历代小篆的摹本。紧接诉说峰山刻碑之后,秦始皇登泰山,命李斯在泰山摩崖上刻写的《泰山刻石》140字,字体明显放大,天下人可尽览,且经风雨飘打洗刷而不没。文章以气壮山河的阳刚大气,放声高歌“那就是将我锻进石头,与时光对抗,与天地交合——是的,撤字成兵,聚字成国,刻字为史。一代枭雄秦始皇已经不满足于对其治下的江山的暂时拥有……”

于此不难发现《八千年的凝视》不满于一般记叙文如实记载客观历史事实,且元气淋漓、一往情深地抒发出自机杼的所感所思,融情于理,不止于诉诸理智,且作用于情感心理,用极富灵性的妙手拨动读者心弦,收到共振共鸣的强烈审美效应。

不仅如此,作者以其学者兼诗人的风采,放飞神奇的想象,用诗一样精粹而富于感情色彩的语言礼赞统一汉字的元勋秦始皇和李斯,“文字让每一个使用文字的人成为国王,指点江山,擘画蓝图;文字更让一部分精妙使用它的人成为超级国王,因为他们 的文字拓展了国土的疆域,以之为中心,近悦远来,无远弗届,文字与自然相砥砺,可以不朽;文字与时代相激荡,内外圣王。”

姜明油然感叹秦始皇执政十五年,派人四出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很快宣告为虚幻,而他以扛鼎之力统一了文字,才是真正意义的永垂不朽。

作者一语论定:“所以,中国最伟大的工程是统一汉字。”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三

汉字离不开文房四宝,其中最为紧要的是笔和纸,文章论及笔的发明,言及甘肃武威东汉墓葬发掘出了我国早期的笔,这支毛笔,竹质笔杆,长度盈尺,软硬毛兼用,适宜于简牍上书写。文章此用“恬笔伦纸”之说,即秦始皇手下武威将军蒙恬发明了笔。“蒙恬始做秦笔,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谓之秃笔。”

待蒙恬发明笔,作出精确考证之后,再论述东汉蔡伦发明著称世界的纸,文章赞誉“东汉蔡伦在多年试验的基础上萃取植物精华,发明了纸张”。

作者从世界文明进程的视角上考察蔡

伦发明纸的伟大功绩,“西方出版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百名人排行榜》,蔡伦荣列第七位”。不仅如此,文章还援引其赞语:“以纸的发明成为改变世界面貌特别是世界文化面貌的第一位伟大的中国发明家。”文章更举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唐代李翰自注《蒙求》扩本,是一部“列古人言行善恶,参之声律,以授幼童”的启蒙教育书籍。抄件有三,竟为法国巴黎图书馆收藏一件。由此表明自蔡伦发明纸之后,不仅中华文明得以快速发展,早在一千多以前的唐代文字书写已广泛推行,其不朽著述逐渐传入西方世界。《八千年的凝视》之于中华汉字书写的文明历史,怀着难以遏抑的爱国热情,伴着欢欣与荣誉如数字珍般从八千年前的甲骨文说起,经秦始皇、李斯以宏大的气魄统一中国文字,由大篆而小篆,由碑铭而放大到举世瞩目、万世留存的泰山摩崖石刻,雅称秦始皇最伟大的功绩是统一了文字。继而话及书写工具的发明与创造,秦始皇手下武将蒙恬发明笔,东汉蔡伦发明了纸成为世界级的伟大发明家,从此为中华民族创立了书写迅速传播的文明新时代。

作者情不自已地吟唱:“汉字是中国艺术的故乡,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发展成为书法艺术的通用文字……汉字书法之美,指腕之间笙箫夹鼓瑟琴闻钟,点线之间风雷生焉,枯润之间生滋蔓,灵秀扑面,方圆之间乾坤井然气象万千。”作者凝视八千年的中华汉字的审美流变,忍俊不禁,俨然上升到诗性境界,只有用最富于心灵韵致与感情色彩的情与爱。文章不止于诉诸理性认知,更洋溢着感动万千读者如慕如歌的继续心弦。

作者终将长达八千年的凝视回到二十一世纪的当下,依然用明慧的双眼在四周寻觅,从而产生了更为深沉执着的感悟:“告诉自己,我看见了八千年前的眼睛,我凝视它的时候,它也在凝视我……我们互相凝视,我们对视,我突然醒悟:观展,不就是溯源吗?而所有的溯源,不就是认祖归宗吗?”

读罢全文可以毫不迟疑地确认,作者姜明是最实在最钟情于中华文明八千年悠久历史的可信赖的继承人,是在当今商品大潮中目不旁视,始终聚精会神凝视遥远而古老的中华文明的优秀子孙,更是在不遗余力、殚精竭虑发掘宝贵的文化遗产中,以创造性的劳动、特别是紧据自秦代蒙恬最先发明的笔,再铺开东汉蔡伦早就发明的纸,以绣花功夫,描绘出中华女字的曼妙灵秀而又姿采摇曳的散文艺术,用以回报与奉献八千年来汉字书写统一的始祖,而在精致洁白的宣纸上书写八千年中华文明的绚烂华章,诚如文章篇末所写:“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对视者……我们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它们会越来越美。而在它们的凝视和辉映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也会越来越美好。”深心祝愿,姜明那文愈来愈灵秀的笔,书写出更多更美的时代华章。

徒步背仔角灯塔

□ 石维明(成都)

午后,深圳华强北路的一家咖啡店。我右侧的两个少男少女正在交谈,满脸阳光,他们几次提到“深圳的尽头——背仔角灯塔”。

我来过深圳若干次,但“背仔角灯塔”这个词组却很少听见。于是扭头,用“川普”向他们打听“背仔角灯塔”。小伙子笑道:“这你也知道?这是一个小众打卡地……”

心动不如行动。仰头喝完丝滑拿铁,背上双肩包,进了地铁2号线,一路东行。从小梅沙站C口出去,沿盐葵路徒步。拐了几道弯,看到带箭头的简易路牌:“深圳的尽头——背仔角灯塔”。

夏日的艳阳从西南方向倾泻过来,正好照射在海岸栈道上。我徒步前行的方向,栈道右侧是海(大鹏湾),左侧是山(大岭古山)。虽然山上植被茂密,但栈道上方向敞亮、空旷。初夏的太阳明晃晃。我很快开始出汗,后悔没有穿短裤、短袖。

栈道上行人不多,可以安静地拍摄。在栈道上迎面而来“全副武装”的两母女,墨镜、棒球帽、围巾、长袖衬衣,女儿棒球帽下露出的刘海已是湿漉漉一片。母亲对女儿说:“下次记得上午来,那时太阳在大岭古山东边,栈道正好背阴……”

我问她们问向,“要多长时间能走到背仔角灯塔?”“照你这个速度嘛,半小时就到了。”那位母亲微笑着回答。

栈道右侧,大鹏湾海水湛蓝,清澈见底,鱼儿畅游。海鸥在舒缓地展翅飞翔。礁石上,点缀着一些垂钓者。间或有年轻人赤脚在浅水礁石下捉螃蟹。一名姑娘面朝栈道,背对大海,举起自拍杆,面露欢喜喃喃自语,大鹏湾的海风卷起了她的长发……

在海滨栈道的尽头,悬崖边,一个红、白相间的灯塔出现在视线中,有近10米高,红色部分红得好像燃烧的火焰,在蔚蓝色的背景中显得异常夺目。这就是背仔角灯塔了。

走到背仔角灯塔时,我看了下时间,用了50多分钟。那位母亲高估了我。

灯塔前,三三两两有人拍照。旁边有一处天然斜坡,似乎是一排角度恰到好处的躺椅,几名游客正惬意地斜躺着,面对蔚蓝色的大海。

灯塔旁的悬崖边,一名女士对着大海,情绪饱满地吟唱《襟裳岬》——“海边掀起浪涛\激荡了我的心\记得就\在海边\我俩留下爱的吻\那样美、又温馨\如今只有我一个人\默默地\在追寻\往事\那段欢乐时光\那段美丽的梦\爱人、爱人、我的爱\我等你回来诉说情怀……”

邓丽君曾经把吉田拓郎谱曲的这首《襟裳岬》翻唱得如泣如诉。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襟裳岬》时,以为“襟裳”是意译,差点把“襟裳”和“泪满衣襟”相联系。

对于陆地向大海突出的狭窄、尖锐地形,中国一般称“角”,我们熟悉的“角”有海南岛的临高角、陵水角;日本则通常称“岬”,较为知名“岬”有北海道的襟裳岬、宗谷岬、地球岬,高知县的足摺岬,爱媛县的佐田岬……岛国日本四面八方都是“岬”。

襟裳岬灯塔是乳白色的。背仔角灯塔以红色为基调,红、白搭配,醒目、耀眼。

仁立背仔角灯塔,凝视着大海。阳光下,海水闪着金波,碎碎念的金波。望望,依稀可见香港黄泥洲岛、娥眉洲岛。但太阳光有些晃眼,看得不是很清晰。

我有些疑惑,背仔角东侧还有大鹏半岛,那才到深圳的东部边界(和惠州接壤)。为什么要说背仔角是“深圳的尽头”呢?

下到海边礁石上。一名垂钓的中年人,坐在礁石上,戴着宽沿太阳帽。我特别关注了一下他桶里的战利品,他因此很开心,话也多了起来,我问一句,他答三四句。

“很清静是不是?我们这座城市的中心、或者说重心,几十年来一直在西移,你看,从罗湖到福田,从福田到南山,从南山到前海,而往东边来的人越来越少了,远到了沙头角中英街,再远一点到了大梅沙海滩、小梅沙海滩,能够到背仔角灯塔的没几人,所以网上称背仔角灯塔是小众打卡地。发明‘深圳的尽头’这个词组的很可能是前海’s IT男,背仔角灯塔是他到过的最远的地方、最偏僻的地方。不过他说得蛮有道理,我就喜欢这里远离喧嚣的清静。哈哈……”

我忽然意识到,“尽头”不是一个具象的词,而是一个抽象的词。“尽头”并不是说已经到了头,实际上指的是远离繁华的心境。在背仔角灯塔,你可以任大鹏湾的海风肆意吹拂黑发,随意放飞心情。

顺着栈道往回走时,红彤彤的太阳已经快要接近大鹏湾的海平面,炙热也渐渐消退。我一边走,一边拍照,这个时候的光影角度正好。迎面有两个年轻的身影走来,牵着手,时而蹦跳一下。这么巧,正是四五个小时前在华强北路咖啡店遇到的那两名少男少女。小伙子微笑着和我打招呼:“嗨!还有多久能走到背仔角灯塔?”

“你们这个年龄段的话,20多分钟就到了。”我也微笑致意,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你们路上没有因为拍照、拍视频、发朋友圈耽搁的话。”

小伙子一脸阳光,笑嘻嘻道,“你提醒了我,合个影!一会我发朋友圈:在背仔角偶遇慕名而来的巴蜀旅行者。时光没有尽头,友谊没有尽头!”

我对小伙子说:“正解。”少女举起相机给我们拍照,小伙子朝天空伸出食指和中指,摆出V字手势。

烈日炎炎,蝉鸣鸟唱。当我一脚迈进成都双流彭镇这家早已名声在外的百年老茶馆,仿佛回到另一个久远的年代。只见青砖与木质结构的老茶馆斑驳破旧,墙皮脱落;水泥垒的“老虎灶”上,七八只被烟熏火燎已变形的铝水壶冒着袅袅的水汽,数十个白色的盖碗茶整齐地排列在水泥砌成的灶台上;老式茶桌和竹椅泛着岁月的光亮,木质窗格子上挂着一只干透了玉米棒、红辣椒等,一把浅黄色的画着龙形图案的破旧油纸伞展示岁月的痕迹;墙面上还有一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宣传画,这些老物件令人感慨多多。

茶馆显得很昏暗,唯有正中屋檐处一扇有醒目红色五角星的天窗和两头的进门处能透进些许自然光线。一只黄色的猫慵懒地躺在一张木桌上“乘凉”。一名中年妇女问我:“喝茶吗?10元一杯,里面还是外面?”我瞥了一眼茶馆外面,高大的梧桐树下,有不少人在喝茶,空气也好,但既然要体验百年老茶馆的味道,还是坐屋内好。

中年妇女端来盖碗茶,茶盖上印有“百年老茶馆观音阁李强”字样,她说:“我们这只卖花茶。”作为一名成都人,对花茶太熟悉了,几十年来,我最喜欢还是喝花茶。虽然如今各类茶五花八门,包装也琳琅满目,但我对花茶仍情有独钟,它总会带给我很多美好的回忆。而盖碗茶,是一种上有盖、中有碗、下有托的茶具;又称“三才碗”,盖为天、托为地、碗为人。品鉴碗茶,感觉独特,韵味无穷。

我揭开茶盖,一股茉莉花的香扑鼻而来,慢慢啜饮一口,那特有的花茶香顺着喉咙浸润而下,刹那间,整个胃妥妥的无比舒服。我看见“老虎灶”旁,有一个长方形石条水缸,伙计从里面舀水到水壶烧。我问一男伙计,这个水不是自来水吧?他笑道:“不是不是,这是店内水井的水,泡茶喝巴适得很!”难怪,这水有点甘甜,喝起来很顺口。

茶馆的地面保持着原先的硬土(俗称“干脚泥”),坑坑洼洼,错落不平,走在上面还不太习惯。我想起很多年前,回乡下爷爷奶奶家,屋内就是这种硬土,每次扫地,都要扫一堆泥土。老茶馆里,有三五成群的年轻妹子在拍照,她们洋溢着青春活力,与老茶馆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每年春天,当我看见那些树枝上发出的新芽绿叶,总会心里感叹:新生真好,青春真好!世间万物,新陈代谢,概莫能外。我问一位姑娘,对老茶馆有什么感觉?她笑道:“挺不错的,与我们平常去的茶坊完全不同,好沧桑,好厚重。我们年轻人也应该了解点历史。你看那个老板打扮好酷,待会儿好好拍一下照。”

姑娘说的老板,是老茶馆的店主李强。只见他戴着眼镜,身穿围裙、鸭舌帽反戴,头上还挂着一副耳机,神情自若,颇有几分潇洒。我之前看过对老茶馆的报道:1995年,彭镇准备对外承包观音阁老茶馆,30岁的李强得知消息后,便接手经营,一干就是28年了。对于茶馆,李强有着难以忘怀的记忆。母亲16岁起便在茶馆端茶掺水,姑娘也经营着一间茶水铺,可以说,李强是“泡”在茶水里长

大的。

正在茶馆忙乎的李强听见姑娘们喊他帮忙拍照的声音,欣然应允。他先是认真地帮姑娘们拍照,然后自己也开始应邀“摆拍”。只见他娴熟地用火钳从“老虎灶”中钳出3个红红的蜂窝煤,凑上去猛吸一口烟点燃,烟雾缭绕,画面感很强。这动作太酷了,立马引起围观的姑娘们的欢呼,纷纷对着李强拍照,他乐呵呵地笑了,神情十分满足。

我也请李强帮我拍一张喝盖碗茶的照片,他很耐心地拍了几张,看得出,他是很专业的。网上也介绍过李强自学摄影,以茶馆的老人为模特儿拍了不少照片,还有作品获奖。我问他生意怎么样,李强瞄了一下四周:“还可以,春秋来的人更多。现在太热了,好多人不想出门。”

来老茶馆喝茶的除了外地人,主要是本镇的老老年人。当地人喝茶只收1元,非常便宜。一位大爷告诉我,他今年80岁,每天凌晨4点,老茶馆就开门了。他每天6点就来喝早茶,风雨无阻。特别是前几年老伴去世后,老茶馆更成了他的“第二个家”,每天喝两次茶。他说:“坐在这儿喝茶,安逸,不无聊,和老伙伴们摆摆龙门阵,看看进进出出的人,时间好打发,心里踏实。想睡觉了,就打个盹,醒来继续喝。晚上六七点钟才回家。”想不到,老茶馆还有“治愈”的力量,这也许就是老年茶客在这儿唱主角的缘故吧!如今,老茶馆已被列为成都第五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名副其实。

说来奇怪,一碗茶我喝了两个多小时,

百年茶馆今犹香

□ 何一东(成都)